

晋江原创网强力推荐

我们

的

故事

幻影莉◎著

——连城钺



在你左右还有谁会
怎么样才能斗得过你
握紧的拳头会不会
不要再让眼泪流下
我们的故事
不管它有没有结局
我们的故事
要放在回忆里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连城钺 / 幻影莉著. -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05. 1

ISBN 7-5317-1786-7

I. 连… II. 幻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42016 号

连 城 钺

作 者 / 幻影莉

责任编辑 / 王金秋

装帧设计 / 霍东芳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20
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廊坊市天宇彩色印制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50 × 1168 / 32

印 张 / 8

字 数 / 190 千字

版 次 / 2005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18.00 元

书 号 / ISBN 7-5317-1786-7/I·1663

1247.57
829

我们的故事



我们的故事

我们的故事



最近和几个好朋友一起租了部片子来看，具体情节已经不记得了，只觉得里边的女主角哭泣的样子很像赤名莉香。

总是埋着头，倔强地抽搐着肩膀，没有声音，也没有形容词。当时予晴就说，真正的女人就是这样。应该没有小说漫画里那么唯美，因为女人的一生总是和血与眼泪连在一起。我们的青春时代已经过去了，即使还没有白头，却已经将昔日的岁月比作韶光。

我苦笑，予晴有时候挺残忍。我才上大学，却已有六年的染发历史，从和连城认识开始。

其实我的“少年白”与连城并没有直接关系，因为在和他认识之前，我们已经同班五年——没有错，从小学开始。

那时的我，身边没有予晴，也没有小光，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，我在班上总是孤家寡人。打不进女孩子们的小圈子，也过了与男孩子疯狂追打嬉戏的无知年纪，我只有暧昧地徘徊在自己的座位周围，努力发掘着能够只需要一个人就满足的快乐。

小学的班主任告诉我妈妈，我有自闭倾向。

要不是妈妈还记得我更小的时候活泼好动的样子，可能她也会相信班主任的臆测。于是我开始焦急起来。孤独是可以接受的，孤僻也可以称为有性格——但“自闭”的后面总连着个“症”字，没有哪个父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因为有病而被社会疏离，孩子也是一样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女孩走进了我的领域。

她是学校里小有名气的美少女，自然与我等平庸之辈不同。按理说一个美少女肯跟我交朋友我应该快乐得欢天喜地，遗憾的是我对这个人见人爱的同龄人没有任何喜欢的感觉，相反，应付起来觉得异常吃力。

但当时我还是心怀感激的。放学有美少女同路，我险险避开了“自闭症”的嫌疑，同时还多少获得了些许艳羡的目光。男孩子们看我的眼神总是无比深远，个中的含义可能只有衬着红花的那片绿叶，或者那坨因为插上了朵鲜花而著名的XX能够体会得出。

那个时候，我的白头发，还没有正式探出来。

直到某个夏天的末尾，划着艳丽的夕阳作尾音，我和她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她神秘地问了我一个问题。

“我们班上，夏夏有没有喜欢的人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诚实地说了真心话。我们十一岁年纪，会对异性产生感觉的女孩子在这个年龄已经开始露出苗头。我心慌意乱，不知道自己说“没有”会不会显得异类。

“不可能吧？快说你喜欢谁？放心啦，我也会告诉你我喜欢的是谁，我们是好朋友嘛，交换秘密好不好？”

我和她的确名为“朋友”，但我并没有什么“秘密”。她的追问异常执着，有不得答案誓不罢休的意思。并且重复地申明着“好友”的前提，外加以人格担保她的守口如瓶——这对一个小学生来说诚属难得，对我而言更是无法拒绝。

我只是忘记了，瓶子封得再严，也有打开的一天。被她的执着吓倒——如果我一再回答自己没有喜欢上谁，会不会失去这个唯一的“好朋友”？

因为不管怎么听，怎么觉得她有拿“朋友”二字要挟的意味。

于是我只得拣了个名字出来，在班上的二十名男生当中，选了一个离我最遥远、最陌生却又最熟悉的名字。

连城铖。

这个与我们同龄的男孩应该就是最安全的答案。之所以说他离我最遥远、最陌生，是因为众所周知连城铖决不和女生多



说一句话，不止对我，而是对谁都一样；而说最熟悉，是因为他的名字就排在班级名册的最前面，每天念名字打考勤，总是最先叫到——“连城钺！”
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我的回答，是每个女生都无师自通的智慧。当被追问自己的真心话时，就会自觉地把心里话埋藏起来，改成一个最遥不可及的答案——比如说，问题：你喜欢的男人是谁？女孩很可能会回答：看是F4还是刘德华吧！

我当时就是这么步上了这个白痴的轮回。因为连城的名字早就是全年级的女孩子们共同的主题，总是出没于茶余饭后的各种时间——那么多的爱慕者当中，勉强地在理论上加入一个我，应该也无伤大雅。我不会成为某个特殊的例子，我是这么期望的。

于是，我这么说了，勉强给予了一个答案来应付。

14个小时过后，我知道我的答案错了，而且大错特错。

其实我说“喜欢刘德华”还好一点，但我不喜欢刘德华，所以当时没想到。这么简单的问题，被我的愚蠢弄得乱七八糟，我得到了惩罚，在我一走进教室之后。

我没有迟到，但也来得不早，教室里已经有很多同学，只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看着我，仿佛我是个奇怪的生物般——看着我。

然后我很快就知道了自己受瞩目的原因——男生们诡异的讪笑与女生们格外冷漠的态度，以及明明座位离我甚远的连城钺刻意从我身边经过时，那冷漠又轻蔑的眼神……

我只是想要一个安全的答案，一个安全的空间而已……

但是……我却失败了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，但我可以清楚地感到，当我的视线与我的“朋友”相接触时，我的身体里掀起了黑色的漩涡……

连城的眼光，就像是要把我的身体挖出一个个洞来，在

那黑色的目光下，我被班主任叫进了办公室，开始了漫长的训话。

[学生要以学习为主，不要想那么多。你还小，还不理解什么是男女之间的事情，我这次就原谅你了，以后有什么心事可以找老师商量……]

哈……原来我还可以找你商量？！我看了看手表，一个小时又三十二分十六秒，我的时间被浪费了，在班主任的口水和连城钺的目光下。

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熬过那一天的，我只记得最终的结局——当那夕阳的尾音又一次划过一天的最终篇时，我的“朋友”巧笑倩兮地站在学校门口，在人来人往的潮流当中，我看到了艳丽的夕阳在她身后挥舞着黑色的翅膀——

“走吧，我们一起回去！”她也许得了失忆，但我没有义务帮助她恢复记忆——那已经不是我的责任了，在她对我做了那样的事，还可以笑着约我一道回家之后。

“夏夏，你还在干什么啊？”小光的声音从客厅传来，我连忙把唇彩刷子塞回瓶子里，飞快地把头发梳起来，然后，洗手间的门被打开了。

“还没好吗？”小光的头探了进来，看着他那漂亮可爱的脸，我只好停止自己的动作。

他慢慢来到我的身后，洁净的手掌攀上我的腰际，像是在膜拜着某位神祇，我听见他在我的耳朵后喘息着，下腹的坚挺切实地抵上我的后腰……

“好了，走吧。”我淡然地闪开，没有让他的欲望实现。挽起小巧的手袋，我径自走到玄关穿上鞋子。

“你真漂亮！”小光不知在想什么，突然这样来了一句。

“什么呀？！”我笑得花枝乱颤，女人永远听不够的就是



赞美，尤其是对外在的美化。比自己小的男朋友，在这种时候特别能突显出重要性来。

今天要和 K 大的学生联谊。

主角不是我，而是硬拉予晴要去的同班女生们。没办法拒绝之下，我只好把小我半岁的小光也拉上，就像予晴也故意把我拉上一样，一个拖一个，最后成了一串数量可观的蚱蜢。

“像我这样去，会不会添麻烦啊？联谊都是单身的去耶！”小光有他的难处，坐进的士车时依然在嘀咕。

“应该不会吧！反正我是去凑人数，到时候我们就溜出来！”我冲小光笑了笑，引来他一个崇拜式的亲吻。那柔软的嘴唇在我的发丝间穿隙，小光轻轻地喘息着。

“你的头发真漂亮，很适合茶色。”年轻的男孩子用嘶哑的声音这样说着。

我苦笑，又是头发。如果告诉小光，我的头发不染就会花白，那么，我在他心中的性感指数一定会降低至少十个百分点吧！

于是，我这么说了，很直接：“我有白头发，真的。”

小光的眼神瞬间僵硬，与其说是惊讶，不如说是惊骇了！“什么？为什么？”他难以置信地大叫。

“你的说话不符合文法。”我淡笑，这样的问题我面对过太多。

“你明明这么漂亮，又年轻……头发也是亮闪闪的，很有光泽啊！”

“是啊！多谢你把我当成老太婆！没听过少年白吗？我就是。”打发一下呆在车上的无聊时间吧，我掏出化妆镜子，默然地看着镜子里的脸。

予晴说的没错，我没有老，但心已经死了。所以，老女人有的坏习惯，我已经一一继承，只有小光这样没长大的小孩

子，会把我视为珍宝。

“啊……真是的！夏夏那么可爱，却有这种烦恼……”善良的孩子到哪里都受欢迎，他的父母一定教育他要像“童子军”一样，“日行一善”！我一向觉得，男人形容女人“可爱”，是比“美丽”更加高尚的形容词。曾几何时，也有个人这样形容过我，然后将我狠狠地施以刷刑。

“什么？你们的生日是一样的耶！好可怕的缘分！”当我在初中同学录上签下出生年月时，我换来了这样的回答！

可怕？为什么？我和谁的生日一样，对世界和平有影响吗？

“天呐！夏夏和连城钺是一天生的！”女孩子那过分尖锐的声音里，我听不出有几分高兴的意味。她就像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的探险者，但我更想形容她是提前进入了“更年期”——只有那个年纪的女人，才会对这样的事感兴趣！

但事实上，我的厄运不会结束——从我进入初中后仍然与连城钺同班时，我就隐隐感觉到了。在上万人当中，有几个像我和他一样，从小学到初中都在同一班？这一次他就坐在我后面，用不着再经过口耳相传，在那个敏感的年纪，“一天生的”，可以被直译成“天生的”，意思差了很多，多到他足以借此向我发脾气！

黑色的眼睛没有幼年时那么直接，而是很沉默地，像潭深不见底的湖水，看得直要将我冻僵！这个“天生”的传言沸沸扬扬，终于闹到直接面对我和他这两个当事人。

准确说，连城是一个不太常见的人种。他始终给人一种没有生活感的感觉，看到他就会让人觉得：啊，这样的人，应该不是真实存在的吧！

而他给人的这种印象，随着他年龄的增长，也越来越明显起来，座位和他相临，会让他旁边的人无来由地产生自卑的情

绪，而我，讨厌这种感觉。

头脑好，外表也无懈可击，等到那些讨厌的传言都开始对他形成影响时，我才豁然发现，最终受害的人，还是我。连城似乎已经没有搭理这种谣言的兴趣，所以，矛头直直地指向了我：啊……那个女的，居然和连城是同一天生的呢！

怎么完全不一样啊？还是一个小学的同学呢！

感觉完全不搭调嘛！应该没有交往吧……

……

交往？哈哈……从来没有正式说过一句话的人之间，会有交往吗？

我厌烦了。

对每个人都讨厌。包括无辜的自己和同样无辜的连城。

我们成为别人茶余饭后拿来闲嗑牙的谈资，在没有取得我们同意的情况下。最后还是由班主任出面，每每到事情扩大得无法收拾的时候，班主任才会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。而这一次与小学时候不同，我和连城都必须到场，感觉好像是“三方面谈”一样。

有了一次经验，我对所谓班主任已经没有了应有的热情。坐在藤椅上，我的手指不停地扭绞着黑白格子的校服，几乎要将这面料扭出一个个洞来。而在我右手边的另一张藤椅上，还悠闲地坐着那个与我同一天出生的连城，长长的腿脚越界地踩到了我的鞋边，我盯着他那双白色的耐克鞋，他死盯着我那没有底气的脖子。

我们都是受害者，但班主任却想在我们之间再寻找一个承担责任的角色——我很幸运，一直都是。那个年纪并不比我们大许多的女人，一开始就拟订了一个计划，将各方面都无法为她带来面子的我塑造成了制造谣言的罪魁祸首，搬出一大堆心理健康的教条常识朝我狂轰滥炸而来，我又看了看手表，这次

是两小时二十分……还没有结束。

我耳边是那女人苍蝇般的说教声，但我感觉到一直都有双眼睛在研究着我。不用太大的动作，我看到了连城的眼睛——很深的黑色，像水银一样发亮，冷冷的没有温度，投射在我的身上。他看到我在看手表……

末了，班主任的训话似乎还未见结束，我的生命在漫无边际的等待中消逝，连城终于不能忍受这种酷刑——他接受这种刑罚的机会太少了，耐性比较差。

“只是同一天出生而已，有什么关系吗？”凉凉的声音里透露着太多的不耐，连城的眉头紧紧地蹙在一起，即使是这样，他的脸依旧是端正得过分。

“事情不是这么说……连城，我知道你一向很向学，操守也是同学们的楷模，但我听说你和梁夏从小学时就有这样的传闻……”完全没有把我的存在当成一回事，年轻的班主任看我的眼神是那样的冷淡，像某种昆虫。

“听谁这么说？”也许只有这个家伙，敢向高高在上的班主任辐射他的怒火，班主任在他的逼问下只有三缄其口。

我预感到这次的面谈终于要结束了。看着窗外那茂密的树枝，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是如此的无趣——我的人生，就要这样莫名其妙地度过下去？我还没有找到自己想做的事……时间就已经在逝去了……

离开办公室时，我如释重负。看着那走在前面的背影，我突然大声地问了句：“我们之间，本来就没有什么！不是吗？！”

本来就什么都没有！所以，我不要再这样和一个从没有说过话的人纠缠下去！从第一次开始，我的头发就因为神经质而渐渐地冒出白芽，我才十几岁，就要因为一个从来没有正眼看我的人而白头？！不！不！我不要。

我的声音，在无人的走廊上萧萧地回荡。前面的人停下了



脚步，回过头来看向我。还是那双眼睛，还是那样漆黑的发梢，在那张精致的脸上像个水晶制品般冷漠而没有温度——我期待他回答我，至少说一声“是的”，可是，他没有。

他走了，慢慢地走出我的视线。

于是，我转学了。

“夏夏，你终于来了！”予晴朝我冲了过来，一边大声地叫嚷着，一边小跑。这女人，永远也别想叫她学会好好走路，即使她是个不可多得的美女。

联谊的地方很不错，选择了间气氛和口碑都很好的酒吧。老早就看见我们大学的女孩子们围在一起坐着，间或还掺杂着一些陌生的男孩子。

“怎么？予晴也会有觉得无聊的时候？”小光只比我小半岁，比予晴却几乎要小一年。虽然与我们同系，但看起来就像是个高中生似的，还处于甜幼的年纪。

“怎么会？我也是被拖来的啊！”予晴诉苦个没完没了，掏出支女士烟来，小光立即拿出打火机来为她点上。

“少抽点吧，你都有烟斑了好不好！”我叹息，予晴很早就成了个没有烟反而睡不着的女人。

“要你管！”予晴没好气地吐出烟圈，上下打量我。

“找个像我这样的男人爱你，你就会像夏夏一样不用抽烟了！”小光很自豪地搂住我，我无所谓地笑笑，这是小光可爱的地方。

“肉麻！怎么，今天这么漂亮，你想搞外遇啊？”予晴明显冲我来，我知道，她刚才一定被联谊的那些人惹烦了，心情一差就专门说些毒舌的话。

“我哪天不这样打扮？”我眨眨眼，现代女性，三分长相，七分打扮。人说女大十八变，我正是这种结论的衍生物，所以

更没有虐待自己的理由。

“予晴——”那边开始在唤人了。

“来了来了！讨厌！”予晴极为不爽地拉起我：“走吧，去打招呼后就说，你找我有事，要一起走！他们看你有老公，不会缠人的！”

“那我岂不是被所有人怨恨？”我白她一眼，干吗呀？我老远过来，连坐下来喘口气都不行？

“去！你比我还受欢迎，到时候你想走都不行！”予晴老有经验，边走边小声说：“要不是我当个劳什子宣传，我才不想理会那些花痴女人！真正的帅哥理都不理我，我还呆着搞屁啊！”

“哦，不是还有真正的帅哥吗？”我和予晴一路笑闹着来到那堆人跟前，小光则不愿意再靠近了。反正是立刻就要走的，他干脆就呆在吧台边抽烟等待。

予晴是那种走到哪里都会受欢迎的角色，而我的出现则显然印证了她的话。陌生的男生们很是兴奋，纷纷站起来，要求我把所谓的迟到酒喝下去。

至少有八杯，我可没有这种酒量。

看了眼坐在一边的同校女生，她们那不太好看的脸色告诉了我一个百试不爽的事实——我总是不受同性欢迎。

“怎么搞的嘛，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居然现在才来！”已经有人这么直白地抱怨了，他伸出手来想要拉我，被予晴技巧地挡过。

“不是不是，你们搞错了哦！夏夏是有事情来找我，她有男朋友哦！”予晴不愧是搞宣传的，八面玲珑也是她的本色。

“啊——？！”夸张的叹息声传散到四面八方，K大的男生还是很有风度的，露出扼腕的表情后，说：“不会吧？男朋友在哪里啊？让我们看看适不适合夏夏咯！”

“是我们学校的校草啦！你们没戏了啦！”同级的女孩子



们纷纷露出不悦的神情。我和予晴对看一眼，予晴做出抱歉的姿态：“我要走啦，你们慢慢玩！”

“什么？你也要走？不行哦！”

“就是嘛！”K大的男孩真的开始不高兴了。不过说句老实话，他们也的确有不悦的理由，如果连予晴也走的话，基本上这次的联谊是没什么看点了。

“喂，我们还可以去KTV唱歌嘛！”其他的女孩开始不遗余力地挽救这次失败的联谊。

我和予晴趁势准备溜走，就在这时，一道高挑的身影慢慢走了过来，像堵墙似的，堵住了我们的退路。

“啊！连城，你看啦！好不容易来了美女，居然要走耶！你把她们留住啦！”一个大嗓门的男孩子突然对我身后道。

连城？！

我的心在这一瞬间几乎是咯噔一下地失速了！连城？这么稀少的姓氏，应该不会是……

我回过头时，看到的，就是那张熟悉的脸庞——跟过去几乎没什么改变，只是显得更成熟、世故了些。他本来就显得早熟，一直都是的。所以，在他的身上，几乎看不到岁月的痕迹……当我接触到他的眼睛时，我突然产生了溺水的错觉。

也许，连他也愣住了吧！所以半晌没有开口，凝视我的目光，凝固得像冰。

“夏夏她有男朋友的，我们可以再去别的地方嘛！”看见了连城，女孩子就像蜜蜂见了花蜜，更加积极地把朝外面推。

连城的手抄在宽松的裤子口袋里，静静地道：“既然有男朋友，干吗来这里？”这句话似乎是在问我，但他的目光移开了，从我的身上。就像我是一个他不认识的人。

他还是那么漂亮。像他这种货真价实的美人，也许永远也

不会去考虑自己的得失吧？因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失去，所以，他问得格外漫不经心。

“我…我要走了！”我居然口吃了？！不自然地松开予晴的手，我朝小光走去：“走吧，小光！”

小光从椅子上跳下来，他也看了连城一眼，因为连城这种人几乎是很难去忽视的！

我像是抓住了浮木的溺水者，下意识地捉紧了小光的衣服，刚要走出几步，就听见身后那诡异的声音：“现在比较喜欢年纪小的吗？你的兴趣改变了嘛！”

那不紧不慢的声音，就像催命的咒语，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把手挥出去的！反正我知道自己的手打中了目标，在连城那样说之后——

“原来你还在啊？”予晴的声音从背后传来的感觉满奇怪的，因为我们都不习惯对着别人后背说话。

“嗯。”我把乱七八糟的资料塞进包里，空出手来整理自己的头发。一下午都在教室里与试题拼命，我已状如疯妇。

“怎么，拿试题杀时间呀？”予晴坐到一边，冷冷瞅着我。我对她有所隐瞒，在两天前已经造成她的不快。

“不行吗？”我飞快地收拾着自己的东西，再不离去，我就要为女人的通病付出代价！八卦，对女人而言，是想摆也摆脱不了的梦魇！

“别走呀！小光不会修理你但我可以，别想蒙混过关呢！”这女人天生霸道，张口就揪住我的痛穴：“那男人该不会和你的处女膜有关吧？”

我惶恐地张望着，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听见她的口无遮拦！“我已经说了，我和他只是小学同学，那天是我心情不好！”我气煞地仰天长叹，予晴的第六感精准得令人畏惧！

“你现在的样子才叫心情不好。”予晴专踩我痛脚，她瞄着

